

聞道長安似奕棋

管中閔

(原載遠見雜誌 218 期，2004 年 8 月)

台灣是一個藉由對外貿易帶動經濟發展而成功的例子。由於台灣天然資源有限，內需市場相對狹小，本身無法自行創造經濟發展的動能，因此必須仰賴對外貿易的拉動。從貿易依存度（對外貿易總額占國內總生產的比重）來看，台灣在 1961 年時貿易依存度僅約百分之三十，但是隨著出口擴張，此一比重也逐年升高，而於 1970 年代後期達到最高峰（約百分之九十五）。此後貿易依存度雖迭有變動，但多數時期均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對外貿易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，但是貿易對象卻相當度集中。自 1980 年代以降，美國、日本與中國大陸一直是我國出口前三名的國家，對這三個國家的出口占全部出口貿易的六成以上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在 1990 年代開始超過對日本的出口，而自 2000 年以後則穩定的超越對美國的出口，如今已占總出口的三成以上，也使中國大陸成為我國最大的出口國。此外，進口貿易中約四成也集中於日本和美國。台灣從中國大陸的進口雖仍有限，但近年逐漸超過韓國，成為我國的第三大進口國。對中國大陸的鉅額貿易順差也是我國累積外匯存底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台灣的經濟與貿易息息相關，因此主要貿易國家的景氣自然會影響台灣經濟的榮枯。美國經濟過去對台灣的影響自不待言；2001 年美國對半導體與電子產品的需求萎縮，就對台灣經濟產生重大衝擊。1990 年代以來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日趨密切，所以當大陸在月前宣布「宏觀調控」，台灣就不免神經緊繃。這些情形都是台灣經濟的現實。

有鑑於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日深，政府多年前即提出所謂的「南向政策」。此一政策雖然具有重大的經濟戰略意義，但它畢竟不是市場的趨勢。政府推動南向政策之際，也正是大陸快速發展之時。中國大陸挾其龐大的勞動市場與內需市場優勢，輕易的誘使台灣產業放棄南向轉而西顧。南向政策的無疾而終，再一次證明了經濟活動中市場才是最終的指導力量，而且經濟活動的趨勢是不會依少數人的意志而轉移的。

要論經濟趨勢，就不能不先說世界經濟版圖的變化。近年來，世界上最重要的變化首推歐盟 (European Union) 的形成、深化與擴大。今年五月，歐盟由原來的十五國再增加十國，形成一個總面積三百八十九萬平方公里，總人口四億五千萬人的經濟體，其中歐盟原有的十五國在 2001 年時的總產值已近九兆歐元。做為世界經濟龍頭的美國，更透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(NAFTA) 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形成一個總面積達兩千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，總人口四億三千萬人，2002 年總產值接近十二兆美元的龐大經濟體。

在亞洲方面，除了中國大陸與日本兩大經濟體之外，東南亞國協 (ASEAN) 的十個國家也在加速推動自由貿易區。東協自由貿易區如果成形，將成為一個總面積 (四百四十六萬平方公里) 與總人口 (五億四千萬人) 均超過歐盟的經濟體。即使東協目前的總產值並不高 (2002 年約六千億美元)，但是正以每年平均約百分之五的成長率穩定增長中。而東協也積極爭取與鄰近國家 (如中國大陸、印度與日本) 更密切的合作，使得未來發展潛力更為可觀。而中國大陸和日本分別藉著與東協推動自由貿易區，更展現了兩國之間競爭亞洲經濟龍頭的強烈企圖心。

由上述的發展趨勢來看，我們可以預期世界各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持續以區域結盟的方式，既互相合作，也彼此競爭。因此，如何參與各地區的區域合作，

以建立未來在貿易上的優勢，應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。

如果認真思考，東協會是我們在中國大陸之外另一個值得進一步開發的貿易對象。過去「南向政策」所重者在於「產業南向」，而我們在此強調的則是「貿易南向」。政府曾嘗試與我國一向友好的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，這正是使我國有機會切入東協經貿關係的前瞻性作為。然而此一作為。卻因為名稱的堅持，終至無功而返。然而只要我們能認識到此一發展方向的重要性，就應該務實面對，尋求突破。

發展與東協關係的著眼點當然是貿易空間的擴展，但此舉其實亦有助於產業規劃以台灣為根基的佈局。當產業發現有更多的市場選擇時，即使已經西進的產業也會對生產資源作更有效的調配 (allocation)，而不必被迫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做選擇。換言之，能使台灣持續保有貿易上的彈性與優勢，也才能為台灣的未來創造空間。

距今一千兩百三十八年前(766年)，杜甫寫下膾炙人口的「秋興八首」，其中第四首的前四句是「聞道長安似奕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，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」。其實世界各國之間不也如棋局一般反覆不定，百年之間迭有興衰？過去五十年，台灣曾經筆路藍縷，台灣也曾經意氣風發。如今風雲變幻，我們不能再舉棋不定，因為機會與時間不會永遠在那裡等待我們。